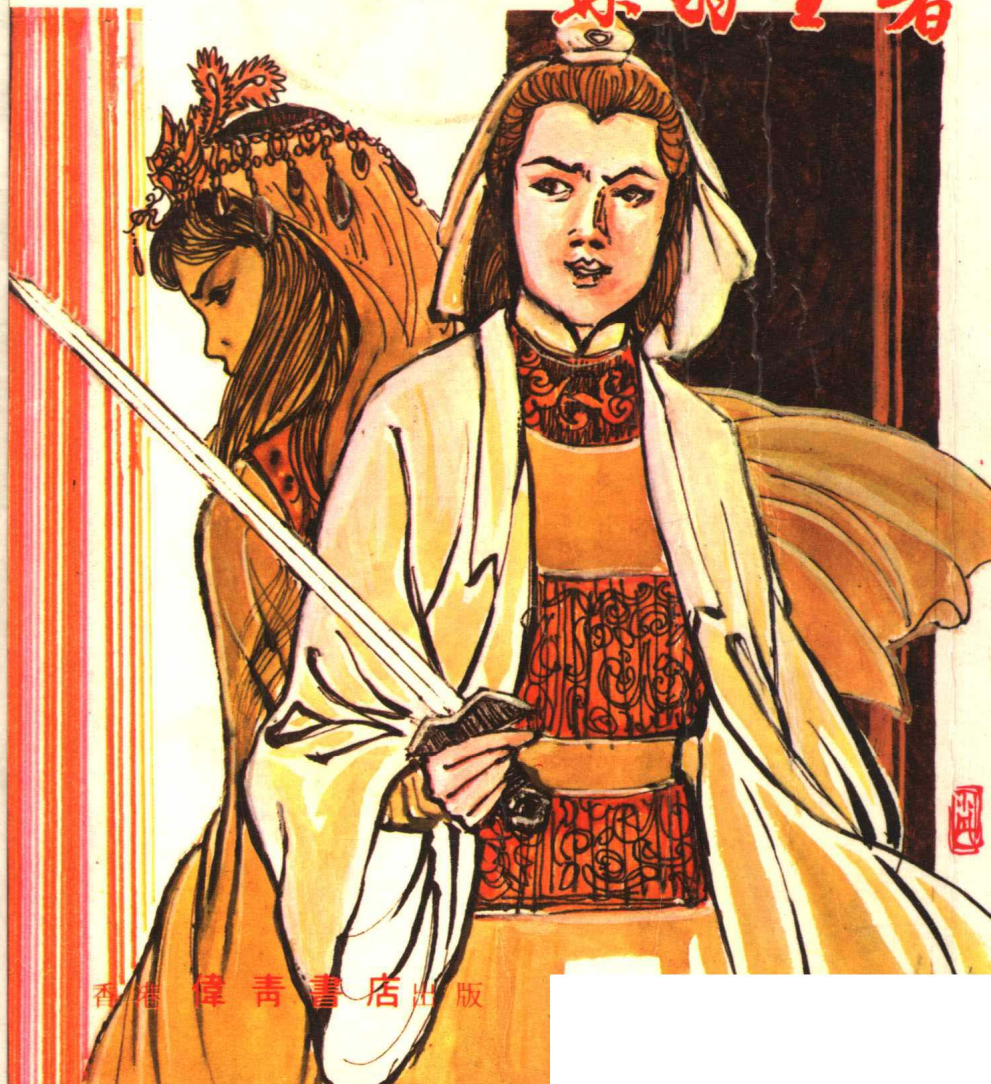


# 龍潛鳳飛

(全)

梁羽生 著



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

梁羽生著

飛 鳳 潛 龍

(全)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 飛鳳潛龍

---

著者：梁 羽 生

出版：偉 青 書 店

總代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電話：5-283671、5-283605

COSMOS BOOKS LTD.,

30, Johnston Road,

Basement, Wanchai, Hong Kong.

印刷：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梁羽生鄭重啓事

近來發現冒名「梁羽生」之著作甚多，特將本人歷來所作之小說，列名如下，盼各地讀者認明真本，以免受騙。（報章轉載或電台廣播，亦請認明真本。）

龍虎門京華  
草莽龍蛇傳  
七劍下天山  
塞外奇俠傳  
江湖三女俠  
白髮魔女傳  
萍踪俠影錄  
冰川天女傳  
散花女俠  
還劍奇情錄  
冰魄寒光劍  
女帝奇英傳  
聯劍風雲錄  
雲海玉弓緣  
大唐游俠傳  
冰河洗劍錄

龍鳳寶釵緣  
狂俠·天驕·魔女  
風雷震九州  
慧劍心魔  
俠骨丹心  
瀚海雄風  
飛鳳潛龍  
鳴鏑風雲錄  
游劍江湖  
風雲雷電  
牧野流星  
劍網塵絲  
廣陵劍  
彈指驚雷  
絕塞傳烽錄

目錄

- 一 古怪離奇的考試 ..... 三
- 二 穴道銅人的秘密 ..... 一七
- 三 婚宴風波 ..... 四五
- 四 洞房之夜 ..... 七三
- 五 新來的馬車夫 ..... 八七
- 六 潛龍出現研經院 ..... 一一五
- 七 真相大白 ..... 一二九



## 一 古怪離奇的考試

他若死了，要你償命！

劍戟如林，刀槍似雪。白玉堂前的兩排衛士，人人都是睜大了眼睛，目光集中在一個少年武士的身上。

這少年武士對週圍的一切却似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衆人的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也在全神貫注的盯着另一個人。

這是一個躺在胡床上的病人，穿的是金國御林軍軍官的服飾，身材很魁梧，但面如金紙，氣息奄奄，好似隨時都會死去的樣子。

排在最後的兩名衛士竊竊私議：「咱們的王爺如此鄭重其事倒是少見，你可知道這少年是什麼人？」「聽說是濟親王檀元帥保舉來的，名叫魯世雄，是檀元帥一個老部下的兒子。檀元帥對他十分賞識。」「哦，這就怪不得咱們的王爺對他如此看重了。」「不然。不然。檀元帥和咱們的王爺都是鐵面無私的人，這個人若不是有真實的本領，

咱们的王爺決不會任用。你瞧，現在不就是要他當衆考試，以示無私嗎？」「考的什麼試呀？爲什麼把患病多年的祈參將也抬了來？」「這我就知道了，不過，反正也就會揭曉了。禁聲，禁聲，王爺出來了！」

這是金國御林軍統領完顏長之的府邸，完顏長之是金國當今皇上的叔父。不過他之所以能夠統率金國的御林軍，倒並不是憑着皇叔的身份。他的武功極高，是金國的第一高手。

此際，他正在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出來，這個老者是金國的御醫，據說是金國的第二號杏林國手，醫術之精，僅在醫隱德充符之下。

完顏長之與御醫在堂上一坐，頓時鴉雀無聲。這肅穆的氣氛使得魯世雄心裏也有點惴惴不安。他知道這場考試對他的關係十分重大，榮辱得失，他的整個前途都將決定於這場考試的結果。他是有自信可以通得過這場考試的，不過，考試的時間只有一霎那，這是需要十分冷靜，而又手術十分準確的考試。現在衆目睽睽之下進行，氣氛又是如此緊張，心情若是稍受影響，下手若是稍有不慎，這後果就不堪想像！

魯世雄行過了禮，御醫問道：「準備好了麼？」魯世雄答道：「準備好了！」

完顏長之敲了敲桌子，炯炯雙眸望着魯世雄緩緩說道：「你聽清楚：他若死了，要



你償命！要是你不願考試，現在還來得及！」

這樣的考試辦法比魯世雄預料的還更嚴重。不過他仍是鎮定的答道：「我願意接受這場考試。」

完顏長之點了點頭，驀地喝道：「好，開刀！」

### 朝着病人就是一刀

聲猶未了，魯世雄已是倏的拔出了一柄尖刀。這柄刀的樣式很是特別，和普通的軍刀大不相同，有三尺多長，却只有二指之闊，薄得好似透明一般。完顏長之「開刀」二字剛剛出口，魯世雄朝着那躺在胡床上的病人，馬上就是一刀剖下！

那兩排衛士雖然聽見是王爺叫他「開刀」的，但在這一刹那，却還是有許多人禁不住驚叫起來！有兩個糊裏糊塗的衛士，腦筋一時轉不過來，還竟然拔出了刀向他衝去，大呼小叫的喝道：「王爺說的，他若死了，要你償命！你却胆敢把他殺了！」眼看兩把明晃晃的軍刀就要劈到魯世雄的身上，完顏長之一擊桌子，喝道：「蠢材，退下！」這兩個衛士才驀地明白過來，魯世雄不是殺人，而是動用手術救人。

魯世雄眼中只有那個病人，在他身邊發生的事情他毫不理會。

肝腹剖開，血光迸現，魯世雄以迅速靈活的手法，尖刀一旋，就把一個茶杯大的肉瘤割了下來。有兩個人立即上來，替病人縫上傷口。他們是御醫的助手。

魯世雄抹了一額冷汗，緩緩的插刀入鞘。但正當他緊張的心情鬆弛之際，那兩個助手忽地又發出驚呼：「祈參將死了！」

完顏長之吃了一驚，正要發作，那御醫却微微一笑，搖了搖手。隨即指着那兩個助手說道：「你們跟我這麼多年，怎的還是如此糊塗，連真死假死都不知道？」那兩個助手相顧愕然，有一個不敢出聲，有一個說道：「他氣息都沒有了，還不是死麼？」

魯世雄彎腰施了一禮，說道：「王爺放心，他就會活過來的。」說罷取出一支銀針，向那病人的額角插入，說道：「他是任脉發病，故而小腹結塊。現在我針他的太陽穴，不知對不對？」

他是用後輩的身份，請教的口吻向那御醫發問的。不過答案却是不用那御醫說了，因為那病人在他拔起了銀針之後，已是呻吟出聲，雙目也張開了。

那御醫露出滿意的笑容，說道：「你的醫術很是不錯，更難得的是如此鎮定，真不愧是醫隱德充符的弟子。」

完顏長之道：「確是神乎其技。德充符的弟子尚且如此，德充符應該是天下第一了吧？何以有人說他還比不上柳元宗？」

那御醫嘆了口氣，說道：「因為柳元宗對穴道銅人的秘奧已懂得了一半。德充符只怕還是比不上他的。」

完顏長之面色沉重，想了一想，招手叫他的衛士隊長過來，問道：「上一場的武功考試，他的結果如何？」

衛士隊長答道：「軍中十八名高手，盡都敗在他的手下。」

完顏長之露出笑容，說道：「好，很好！你的武功醫術都是上上之選，只要再通得過最後的一場考試，你就可以被錄用了！」

魯世雄暗暗吃驚，問道：「還有一場考試嗎，不知考的什麼？」

完顏長之道：「不錯。這是最關緊要的一場考試！考的什麼，何時舉行，事前我都不能告訴你。或者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十天半月之後都說不定。好了，你考了兩場，想必也很累了，你先去歇息吧。他的房間準備了沒有？」

## 「爲什麼把我關進石牢？」

衛士隊長答道：「準備好了。」

完顏長之道：「好，你現在就陪他去吃飯，讓他早點安歇。」

晚餐時候，衛士隊長盛筵招待，還找了幾個御林軍的軍官來作陪客。這些人都把魯世雄當作未來的同僚看待，紛紛向他道賀，說這樣難的兩場考試他都通過了，最後一場想必也是不成問題。衛士隊長却道：「我可是有點不懂，又不是要你當醫官，爲何要考你的醫術？你可知道王爺要你做什麼呢？」

魯世雄只知道考上了就能「錄用」，這是御林軍統領完顏長之親口答應他的。但完顏長之將給他一個什麼的職位，他就知道了。不過，他雖然不知，心裏却也猜得到幾分。不但如此，他還猜想得到，衛士隊長這樣問他，正是想要試探他究竟猜着了幾分的。

於是魯世雄裝作漫不經意的隨口答道：「或者因爲王爺知道我學過幾年醫，所以試我的醫術吧。只要能給王爺効勞，王爺任用我作什麼，我都是高興的。」

晚餐過後，已是將近二更時份，衛士隊長親自提了燈籠，帶他入房歇息。走過彎彎曲曲的迴廊，到了一座石屋前面，衛士隊長說道：「就是這間房了，你早點安歇吧。養足精神，好好準備最後一場考試。」

魯世雄一踏進房間，只聽得「砰」的一聲，衛士隊長已是在外面把門關上！聽那沉重的聲響，魯世雄立即知道這是一道鐵門！

房間裏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魯世雄伸手摸索，這個房間竟然是空盪盪的連一張床都沒有，除了四面冰冷的石壁之外，就只有同樣冰冷的四根柱子，從觸覺上知道不是石頭，但究竟是什麼柱子，就分辨不出了。

「這分明是座石牢，談得上什麼安歇？」饒是魯世雄胆大，此際也不禁有點着慌。「爲什麼把我關進石牢，難道王爺竟是我起了猜疑？」

「我說你是奸細！」

魯世雄是一個十分冷靜的人，碰上這樣的意外之事，初時不免一驚，但想了又想，覺得自己實在沒有絲毫可以讓人懷疑之處，這顆心也就漸漸定下來了。

「當然，完顏長之是決不會無原無故的作弄我的，他這樣擺佈我，其中定有用意，但這又是爲了什麼呢？」魯世雄百思不得其解，索性不去想它。想道：「既來之，則安之，我既自問無他，又何必猜度王爺的用意。還是聽他的吩咐，養足精神，準備應付那最後一場，隨時可能來到的考試吧。」

魯世雄不怕王爺對他猜疑，但想起這場考試，却是又免不了有點心煩了。「這將是一場怎樣的古怪離奇的考試呢？」一個人對於已知的事物，是有勇氣應付的，但現在他好像給蒙上了眼睛，給人推到一個神秘的地方，去接受不可知的命運，即使他有自信可以通過任何危險的考試，也難免忐忑不安了。

不過由於他在白天經過了那麼緊張的兩場考試，——上午是和御林軍的十八名高手比武，下午是在刀槍林立的心理威脅之下，施用手術救人——也當真是心力交瘁了。因此，他雖然忐忑不安，漸漸也就朦朧朧朧的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朦朧中忽地如有所覺，久經訓練的魯世雄頓時跳了起來，黑牢中似乎有些異樣，本來是極爲寂靜的黑牢似乎有了點什麼聲息！

這屋子裏有人！

魯世雄立即就想撲過去，心念電轉，連忙煞住。要知他是在御林軍統領的府邸，是

一個防衛得何等森嚴的地方！這石牢密不通風，連蒼蠅也飛不進來，屋子裏若然有人，還能是什麼人呢？

那個人不待魯世雄喝問，先已出聲，口音怪極，好似捏着鼻子說話，而且說的不知是那個地方的方言：「咯倫科爾庫欽哈巴！咯倫科爾庫欽哈巴！」

魯世雄喝道：「你是誰？」那人又重複說了一次「咯倫科爾庫欽哈巴！」魯世雄道：「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突然間，黑牢裏大放光明，原來那四根柱子乃是水晶柱子，中間縷空，裏面點燃了巨大的牛油燭。

就在屋子裏突然明亮之際，那人指着魯世雄道：「我說，你是奸細！」這次說的是地道的「大都」（即今北京）口音。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換了任何一個人只怕都要大吃一驚，但魯世雄表現出來的只是憤怒的神色，並沒吃驚。

甚至連憤怒的神色都是假裝出來的，不過假裝得很像，再精明的人都難以覺察。

魯世雄在表面憤怒的掩飾下，冷靜的觀察了那個人。

「我是來救你的！」

只見這個人不過五尺高，却有一個斗大的頭顱，與身體的比例極不相稱。頭上髮如亂草，臉上木然毫無表情，令人一見就禁不住心中有幾分寒意。

魯世雄大聲說道：「你憑什麼說我是奸細？我和你到王爺跟前對質去！」

這人冷笑道：「哼，對質？是王爺叫我來拿你的！王爺早已知道你是奸細了！」

魯世雄道：「你胡說八道，我不相信！」

這人大笑道：「哈哈，你不相信？你還在做着功名富貴的美夢？你想想看：你是檀元帥推薦來的人，如果不是因為王爺早已知道你是奸細，他焉會把你關進這個石牢？」

魯世雄冷冷說道：「你當真是奉命而來的嗎？」

這人道：「當然！要不然我怎進得了這個石牢？」

魯世雄道：「好，那你就應該把我縛去呀，和我囉里囉唆的多說幹什麼？」

這人笑道：「你終於承認是奸細了吧？」

魯世雄道：「誰說我承認了，我一身清白，不怕旁人誣毀。你馬上帶我去見王爺，



我可以早些求個水落石出！」

這人嘆口氣道：「蠢材呀，蠢材！你以為還可以蒙混得過嗎？王爺早已掌握了證據，對你的底細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你死不足惜，却誤了大事了！」

魯世雄陡地喝道：「你是誰？」

這人忽地搖了搖手，說道：「小聲點兒。你不用害怕，我是來救你的！」

魯世雄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我用不着你救！」

這人說道：「真人面前別說假話！到了現在你還和我裝腔作勢做什麼？我和你一樣，都是從江南來的。你混過了檀元帥的兵營，當了軍官；我混進了完顏統領的王府，當了衛士。你明白了吧。」

魯世雄道：「哦，原來你是『臨安』（南宋首都，即今杭州）的奸細！」

這人答道：「彼此彼此。幸虧今晚是差遣我來，否則你現在已經是身首異處了。閒話少說，趕快走吧！」

魯世雄道：「好！」走近這人身邊，突然便是駢指一戳，點他的太陽穴！

這人冷不及防，側頭閃避之時，額角已是給他的指頭戳着，只聽得「卜」的一聲，如觸敗革，竟不似血肉之軀。